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EBE CHI 1

SESSION 2018

**CAPES
CONCOURS EXTERNE**

SECTION : LANGUES VIVANTES ÉTRANGÈRES

CHINOIS

COMPOSITION EN CHINOIS

Durée : 5 heures

Les dictionnaires unilingues en langue chinoise Xinhua Zidian et Xiandai Hanyu Cidian sont autorisés.

L'usage de tout autre ouvrage de référence, dictionnaire et matériel électronique (y compris la calculatrice) est rigoureusement interdit.

L'usage de la loupe est autorisé.

Dans le cas où un(e) candidat(e) repère ce qui lui semble être une erreur d'énoncé, il (elle) le signale très lisiblement sur sa copie, propose la correction et poursuit l'épreuve en conséquence.

De même, si cela vous conduit à formuler une ou plusieurs hypothèses, il vous est demandé de la (ou les) mentionner explicitement.

NB : la copie que vous rendrez ne devra, conformément au principe d'anonymat, comporter aucun signe distinctif, tel que nom, signature, origine, etc. Si le travail qui vous est demandé comporte notamment la rédaction d'un projet ou d'une note, vous devrez impérativement vous abstenir de signer ou de l'identifier.

Tournez la page S.V.P.

A

INFORMATION AUX CANDIDATS

Vous trouverez ci-après les codes nécessaires vous permettant de compléter les rubriques figurant en en-tête de votre copie

Ces codes doivent être reportés sur chacune des copies que vous remettrez.

► Concours externe du CAPES de l'enseignement public :

Concours	Section/option	Epreuve	Matière
E B E	0 4 2 4 E	1 0 1	1 8 6 2

COMPOSITION

请根据以下两篇文选，联系 L'art de vivre ensemble 文化概念中 Mémoire : héritages et ruptures 这一个主题，论述並分析中国的文字。

Document 1

《致陈独秀（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节选

钱玄同

玄同之意，以为汉字虽发生于黄帝之世；然春秋战国以前，本无所谓学问，文字之用甚少。自诸子之学兴，而后汉字始为发挥学术之用。但儒家以外之学，自汉即被罢黜；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以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致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

但是有人说：中国旧书虽不可看，然汉文亦不必废灭，仍用旧文字来说明新学问可矣。此说似是而实非。既不废汉文，则旧学问虽不讲，而旧文章则不能不读。旧文章的内容，就是上文所说的「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将为其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其中毒之程度，亦未能减于读《四书》、《五经》及《参同契》、《黄庭经》诸书，况且近来之贱丈夫动辄以新名词附会野蛮之古义——如译 Republic 为「共和」，于是附会于「周召共和」矣，译 Ethics 为「伦理学」，于是附会于「五伦」矣——所以即使造新名词，如其仍用野蛮之旧字，必不能得正确之知识，其故有二：(1) 因国人脑筋，异常昏乱，最喜瞎七搭八、穿凿附会一阵子，以显其学贯中西。(2) 中国文字，字义极为含混，文法极不精密，本来只可代表古代幼稚之思想，决不能代表 Lamark、Darwin 以来之新世界文明。至于有人主张改汉字之形式——即所谓用简字、罗马字之类——而不废汉语：以为形式既改，则旧日积污，不难洗涤。殊不知改汉字为拼音，其事至为困难：中国语言文字极不一致，一也；语言之音，各处固万有不同矣，即文字之音，亦复纷歧多端，二也。[...]中国文字，既非拼音，又从无适当之标音符号。三十六字母，二百〇六韵，闹得头昏脑胀，充其极量，不过能考证古今文字之变迁而已，于统一音读之事，全不相干。今欲以吾侪三数人在十年八年之内，告成字音统一之伟业，恐为不可能之事。又中国文言既多死语，且失之浮泛，而白话用字过少，文法亦极不完备；欲兼采言文，造成一种国语，亦大非易事。于此可见整理言文及音读两事，已甚困难。言文、音读不统一，即断难改用拼音。

注：钱玄同(1887年-1939年)，现代文字学家、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也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本文于1918年4月15日初刊于《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后收入《钱玄同文选》。

《现代汉语再认识》节选

二〇〇四年三月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演讲

韩少功

我们环视中国的四周，像日本、韩国、越南这些民族国家，以前都大量借用汉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了汉语文化圈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是汉字文化圈的一部分。但后来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推进，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浪潮，他们都觉得汉语文不方便，甚至很落后，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其中越南人经历了法国殖民时期，吃了法国面包，喝了法国咖啡，革命最先锋，由法国传教士制订方案，一步实现了书写的拉丁化。日语和韩语的欧化多少还有点拖泥带水和左右为难。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当然不是。其实，不要说别人，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久以前对汉语也是充满怀疑的，甚至完全丧失了自信心。早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就成立了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了拼音化与拉丁化的改革方向。到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共产党政府不管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多么不同和对立，也同样坚持这个语言文字改革的方向。只是没有做成而已。你们也许都知道，改来改去的最大成果，只是公布和推广了两批简体字。第三批简体字公布以后受到的非议太多，很快就收回，算是胎死腹中。

中文到底应不应该拼音化和拉丁化？中文这种方块字是不是落后和腐朽得非要废除不可？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先不要下结论，还是先看一看具体的事实。

学英语的同学可能知道，英语的词汇量相当大，把全世界各种英语的单词加起来，大约五十万。[...]《纽约时报》统计，最近每年都有一到两万英语新单词出现，每年都可以编出一本新增词典。你学得过来吗？记得过来吗？相比之下，汉语的用字非常俭省。联合国用五种文字印制档，中文本一定是其中最薄的。中国扫盲标准是认一千五百个字。一个中学生掌握两千多字，读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不成问题。像我这样的作家写了十几本书，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但一个人若是记不住三万英语单词，《时代》周刊就读不顺，更不要说去读文学作品了。汉语的长处是可以以字组词，创造一个新概念，一般不用创造新字。「激光」，台湾译成「镭射」，就是旧字组新词。「基因」，「基」本的「因」，也是旧字组新词，对于英文 gene 来说，即是音译又是意译，译得非常好，小学生也可以猜个大意。英语当然也能以旧组新，high-tech, high-way，就是这样的。但是比较而言，汉语以旧字组新词的能力非常强，为很多其他语种所不及，构成了一种独特优势。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汉语也闹出个五十万的用字量，你们上大学可能要比现在辛苦好几倍。

第二点，说说输入的速度。网际网路刚出现的时候，有人说中文的末日来临，因为中文的键盘输入速度比不上英语。在更早的电报时代，否定中文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说西文字母比较适合电报机的编码，而中文这么多字，要先转换成数位编码，再转换成机器的语言，实在是太麻烦，太消耗人力和时间。在当时，很多人认为：现代化就是机器化，一切不能机器化的东西都是落后的东西，都应该淘汰掉。我们先不说这一点有没有道理。我们即便接受这个逻辑前提，也不需要急着给中文判死刑。不久前，很

多软体公司，包括美国的微软，做各种语言键盘输入速度的测试，最后发现中文输入不但不比英文输入慢，反而更快。

[...]

综上所述，从用字的俭省、输入的速度、理解的方便、语种的规模这四个方面来看，中文至少不是一无是处，或者我们还可以说，中文是很有潜力甚至很有优势的文字。我记得西方有一个语言学家说过，衡量一个语种的地位和能量有三个量的指标：首先是人口，即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比较牛，至少有十多亿。第二个指标是典籍，即使用这种语言所产生的典籍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汉语也还不错。近百年来我们的翻译界和出版界干了天大的好事，翻译了国外的很多典籍，以至没有多少重要的著作从我们的眼界里漏掉，非常有利于我们向外学习。这更不谈中文本身所拥有的典籍数量，一直受到其他民族羡慕。远在汉代，中国的司马迁、班固、董仲舒、扬雄他们，用的是文言文，但动笔就是几十万言，乃至数百万言，以至我们作家今天用电脑都赶不上古人，惭愧呵。第三个指标：经济实力，即这种语言使用者的物资财富数量。我们在这第三点还牛不起来。中国在两百年前开始衰落，至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因为如此，汉语在很多方面还可能受到挤压，有时候被人瞧不起。英美人购买力强，所以软体都用英文写。这就是钱在起作用。香港比较富，所以以前粤语很时髦，发了财的商人都可能说几句粤式普通话。后来香港有经济危机了，需要大陆「表叔」送银子来，开放旅游，开放购物，于是普通话又在香港开始吃香。这种时尚潮流的变化后面，也是钱在起作用。

以上这三个量的指标，在我看来有一定的道理。正是从这三个指标综合来看，汉语正由弱到强，正在重新崛起的势头上。我们对汉语最丧失自信心的一天已经过去了，提倡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作为一次盲目的文化自卑和自虐，应该打上句号了。

注：韩少功(1953年-)，当代中国作家。在1980年代主要创作“知青”题材的中短篇小说，被视为“寻根”文学的作家。1996年发表形式风格特异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